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
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八十一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七十六

劉

蒞

呂 珮 艾 葛 嵩

洪

趙

佑

朱廷聲等

戴

銑

李光翰等

陸

崑

薄彥微等

蔣 欽

周

璽

涂 楨

湯禮敬

王

渙

何紹正

許天錫

周

鑰等



徐文溥

翟

唐

王

鑿

張士隆

張文明

陳

鼎等

范輅

張欽

周廣

曹

琥

石天柱

劉蒞字惟馨涪州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
劾戶部尚書侶鍾縱子受賕論外戚慶雲侯壽寧侯家
人侵牟商利阻壞鹺法又論文選郎張綵顛倒銓政有
直聲武宗踐阼未數月漸改孝宗之政蒞疏諫曰先帝

大漸召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於榻前託以陛下今梓宮未葬德音猶存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張瑜劉文泰方藥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即加誅容其奏辨中官劉瑯貽害河南宜按治僅調之薊州戶部奏汰冗員兵部奏革傳奉疏皆報罷夫先帝留健等輔陛下乃近日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揜公是閣臣不得與聞而左右近習陰有干預矣願遵遺命信老成政無大小悉咨內閣庶事無壅蔽權不假竊報聞正德元年吏部尚書馬文

升致仕廷議推補御史王時中以閔珪劉大夏不宜在
推舉之例蒞恐耆德益踈上疏極論其謬章下所司是
蒞言詔為飭言官毋挾私妄奏孝宗在位時深悉內臣
出鎮之害所遣皆慎選劉瑾竊柄盡召還之而代以其
黨蒞言用新人不若用舊人猶養饑虎不若養飽虎不
聽尋與給事中張文等極言時政缺失五事忤旨奪俸
三月劉健謝遷去位蒞與刑科給事中呂紳各抗章乞
留語侵瑾先是兵科都給事中艾洪劾中官高鳳姪得

林營掌錦衣衛諸疏傳至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所
應天尹陸珩錄以示諸僚兵部尚書林瀚聞而太息於
是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各馳疏極諫請留健遷
瑾等大怒矯旨逮銑彥徽等下詔獄鞠治竝蒞洪俱
廷杖削籍承慶停半祿閒住瀚珩貶秩致仕既而列健
遷等五十三人為奸黨蒞及紳洪竝預焉瑾敗起蒞金
華知府舉治行卓異未及遷輒告歸嘉靖初起知長沙
遷江西副使卒御史范永奎訟於朝特予祭葬呂紳廣

信永豐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其請留健遷言二臣不可聽之者有五孔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為難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不可一也二臣雖以老疾辭實由言違計沮不得其職而去陛下聽之亦以其不善將順非實有意優老也在二臣得去就之義在陛下有棄老成之嫌不可二也今民窮財殫府藏虛罄水旱盜賊星象草木之變迭見雜出萬一禍生不測國無老成誰與共事

不可三也自古剛正者難容柔順者易合二臣既去則
柔順之人必進將一聽陛下所為非國家之福不可四
也書曰無遺壽考健等諳練有素非新進可侔今日
去國天下後世將謂陛下喜新進而厭舊人不可五也
既削籍歸後起雲南僉事遷四川副使修成都江堰以
資灌溉水利大興嘉靖初卒艾洪濱州人弘治九年進
士授兵科給事中武宗立詔清覈騰驤諸衛及在京七
十二衛軍給事中葛嵩剔抉無所徇得各監局占役者

七千五百餘人有旨送各營備操既而中官魏興蕭壽等撓之格不行洪率同官抗論竟不能得又劾英國公張懋懷寧侯孫應爵新寧伯譚佑彭城伯張信並請斥陝西鎮監劉雲薊州鎮監劉瑯不聽雲尋調南京守備乞以其養子偉為錦衣千戶洪復率同官劾之事乃寢洪在兵科久諫疏多可稱削籍後復罰米二百石輸宣府後起官終福建左叅政葛嵩字鍾甫無錫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行人擢禮科給事中閱薊州軍儲核貴戚

所侵地歸之民正德初以釐營弊力抗權倖請出先朝
宮人諫射獵因劾魏國公徐備又偕九卿請誅劉瑾瑾
怒斥為奸黨罷歸

趙佑字汝翼雙流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繁昌知縣召
為御史正德元年六月災異求言佑上言太監劉瑾邱
聚馬永成輩日獻鷹犬導騎射萬一有銜檠之變豈不
為兩宮憂鎮守內臣鄧原麥秀頗簡靜而劉璟梁裕擠
代之戶部議馬房草場召民佃種甯瑾竟自奏止李興

擅伐陵木已坐大辟乃欲賂左右祈免他如南京守備
劉雲倉場監督趙忠韋雋段循俱賣緣增設乞置瑾等
於法罷璟裕母遣而汰革額外冗員自今政事必諮大
臣臺諫不為近習所搖則災變自弭奏入羣奄大恨帝
將大婚詔取太倉銀四十萬兩佑言左右以婚禮為名
將肆無厭之欲計臣懼禍而不敢阻閣臣避怨而不敢
爭用如泥沙坐致耗國不幸興師旅邁饑饉將何以為
計哉九月宛平郊外李花盛開佑言此陰擅陽權非偶

然也帝皆不納是時中官益橫佑與同官朱廷聲徐鈺
交章極論章下閣議將重罪中官事忽中變劉健謝遷
去位瑾遂大逐廷臣忤已者指佑與廷聲鈺及陳琳潘
鏜等為奸黨勒罷之瑾誅佑用薦起山西僉事卒朱廷
聲字克諧進賢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嘉靖中終刑部右
侍郎徐鈺字用礪江夏人弘治九年進士終四川左布
政使陳琳字玉疇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改
御史上端本修政十五事出督南畿學政劉瑾逐健遷

逮戴銑陸崑等琳抗章言南京窮冬雷震正旦日食正
宜修德弭災委心元察博采忠言豈宜自棄股肱隔塞
耳目瑾大怒謫揭陽丞瑾敗遷嘉興同知世宗時終南
京兵部右侍郎潘鏜字宗節六安人弘治九年進士有
孝行為滿城知縣憂歸繼知滑縣擢御史陳時務大計
四事孝宗嘉納之正德初以論高鳳為中人所惡傳旨
鏜黨太監王岳除其名八年起廣東僉事謝病歸
戴銑字寶之婺源人弘治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

給事中數有建白久之以便養調南京戶科武宗嗣位
偕同官請敕六科檢詳弘治間所行進賢退奸節財訓
兵重祀慎刑救災恤困諸大政備錄進覽凡裁決機務
悉以為準報聞踰月言四方歲辦多非土產勞費滋甚
宜蠲其所無又請勤御經筵俾密勿大臣從容獻納既
乃與給事中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及御史薄彥
徽等連章奏留劉健謝遷且劾中官高鳳帝怒逮繫詔
獄廷杖除名銑創甚遂卒世宗立追贈光祿少卿李光

翰新鄉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正德
改元災異求言光翰偕同官疏劾太監苗達高鳳李榮
及保國公朱暉且言大學士劉健等疏陳鹽法事留中
不報將使老臣不安其位帝不省既削籍歸後起台州
知府與蕃同舉治行卓異尋卒徐蕃泰州人弘治六年
進士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武宗嗣位復先朝所汰諸冗
費蕃等力爭不納後起江西參議從都御史陳金討平
東鄉寇嘉靖時累官工部右侍郎收相餘姚人弘治十

二年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論救宣府都御史雍泰
又公疏請罷禮部尚書崔志端等皆不聽正德元年奉
命與御史呂鏜清查御馬監因陳濫役濫費之弊及太
監李棠扞詔旨營私罪至是受杖歸授徒養母後復官
擢廣西參議命下相已前卒任惠灤州人弘治九年進
士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正德元年九月偕同官
諫佚遊語切直後起山東僉事未任卒徐暹厯城人弘
治十五年進士武宗即位擢南京工科給事中正德改

元因災異上言七事且請斥英國公張懋尚書張昇等
撤諸添註內官明正張瑜劉文泰用藥失宜致悞先帝
及太監李興擅伐陵木新寧伯譚佑侍郎李鏊同事不
舉之罪帝下之所司後起山西僉事進副使平巨盜混
天王民德之卒於官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弘治九年進士授清豐知縣以廉
幹徵擢南京御史武宗即位疏陳重風紀八事一獎直
言古者臣下不匡其刑墨宋制御史入臺踰十旬無言

有辱臺之罰今郎署建言如李夢陽楊子器輩當加旌擢而言官考績宜以章疏多寡及當否為殿最二復面劾舊制御史上殿被劾者趨出待罪即唐人對仗讀彈文遺意近率封章奏聞批荅未行彌縫先入乞遵舊典面奏立取睿裁三明淑慝尚書劉大夏王軾以病乞休侍郎張元禎陳清屢劾不去賢不肖倒置實治亂消長之關宜勉留二人放元禎等還田里四覈命令近者言妨左右頻見留中事涉所私輒收成命乞令諸曹章奏

俱具數送閣已行者得考稽未行者易奏請五養銳氣御史與都御史例得互相糾繩行事不宜牽制六均差遣御史以南北為限顯分重輕自今除巡按面命外其他差遣及遷轉資格宜均擬上請以示一體七專委任河南道有考覈之責請擇人專任八勵庶官郎中田岩姚汀張憲員外郎李承勛胡世寧張嶺顧璘等二十人皆宜顯擢章下所司又劾中官高鳳苗達保國公朱暉因請汰南京增設守備內臣廣開言路屏絕宴遊騎射

帝不能從時八黨竊柄朝政日非崑偕十三道御史薄
彥徽葛浩貢安甫王蕃史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
鳳蔣欽曹閔黃昭道王弘蕭乾元等上疏極諫曰自古
奸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
志以極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母自勤約宜及少壯
為樂仇士良教其黨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
代興亡之故其君惑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
顛然望治乃未幾寵倖奄寺顛覆典刑太監馬永成魏

彬劉瑾傳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為蒙蔽日事宴遊上干
天和災祲疊告廷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
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君之故術也陛下廣殿細旃
豈知小民窮簷蔀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
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頞
赴訴之無路昨日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
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恣情縱欲不一顧念乎閭
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弘濟艱難言之不聽

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怠緩悅從異順退託自為
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亟
屏永成輩以絕禍端委任大臣務學親政以還至治疏
至朝事已變劉健謝遷皆被逐於是彥徽為首復上公
疏請留健遷而罪永成瑾等瑾怒悉逮下詔獄各杖三
十除名昭道弘乾元逮捕未至命即南京闕下杖之江
西清軍御史王良臣聞崑等被逮馳疏救竝逮下詔獄
杖三十斤為民後列奸黨五十三人崑彥徽等竝與焉

瑾誅復崑官致仕世宗初起用未行而卒薄彥徽陽曲
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四川道御史嘗劾崔志端以羽士
玷春卿有直聲至是被杖歸未及起官卒葛浩字天宏
上虞人弘治九年進士由五河知縣擢御史數陳時政
闕失孝宗多採納正德元年帝允司禮中官高鳳請令
其從子得林掌錦衣衛事浩等爭之言先帝詔錦衣官
悉由兵部推舉陛下亦悉罷傳奉乞官今得林由傳奉
不關兵部廢先帝命壞銓舉法虛陛下詔一舉三失由

鳳致之乞治鳳罪而罷得林御史潘鏜亦言鳳得林操中外大柄中人效尤弊將安底帝皆不聽浩既削籍瑾憾未釋復坐先所劾武昌知府陳晦不實與安甫蕃熙學禮崑六人逮杖闕下瑾誅起浩知邵武府入覲陳利弊五事悉施行嘉靖中厯官兩京大理卿帝郊祀有犯蹕者法司欲置重典浩執奏得不死十年夏雷震午門自劾致仕歸年九十二卒貢安甫字克仁江陰人弘治九年進士授長垣知縣孝宗時擢御史嘗疏劾壽寧侯

張鶴齡正德初考功郎楊子器以山陵事下詔獄安甫

疏力救兵部尚書劉大夏為中官所扼謝病去戶部侍

郎陳清遷南京工部尚書安甫率御史請還大夏而罷

清報聞彥徽等公疏安甫筆也瑾知之故列奸黨以安

甫首南御史家居十年終歲不入城市後起山東僉事

甫三月引疾歸史良佐字禹臣亦江陰人弘治十二年

進士由行人擢御史後起雲南副使平十八寨苗賜白

金文綺濬海口溉田千頃滇人頌之李熙上元人弘治

九年進士由將樂知縣擢御史十八年奸人徐俊等造
謠言帝遣官齎駕帖至南京有所捕治已而知其妄熙
公疏言陛下於此事威與明少損矣儻奸人效尤妄以
蜚語中善類害何可勝言事下法司亦力言駕帖之害
帝納之正德元年九月以災異復偕御史陳十事瑾誅
得禍者皆起熙獨廢世宗嗣位始起饒州知府遷浙江
副使以清操聞姚學禮巴人家京師弘治六年進士正
德元年公疏諫佚遊不納後起雲南僉事終叅議張鳴

鳳清平人弘治九年進士為永康知縣有政績擢御史

後起湖廣僉事進副使母憂歸卒蔣欽杖死別有傳曹

閔上海人弘治九年進士為沙縣知縣被徵民號泣攀

留累日不得去既與崑等同得罪後當起官以養母不

出母終枕塊得寒疾卒黃昭道平江人弘治十二年進

士後起廣西僉事再遷雲南叅政撫木邦孟密有功終

左布政使王弘六合人弘治六年進士蕭乾元萬安人

弘治十二年進士王蕃任諾鞫獄時抵不與知不足載

王良臣陳州人弘治六年進士官南京御史瑾誅起山東副使終按察使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衛輝推官徵擢南京御史數有論奏正德元年劉瑾逐大學士劉健謝遷欽偕同官薄彥徽等切諫瑾大怒逮下詔獄廷杖為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親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忿臣等奏留二輔抑諸權奸矯旨逮問予杖削職然臣思

畎畝猶不忘君况待命衽席目擊時弊烏忍不言昨瑾
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
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左右
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為心腹也給事中劉蒞指陛
下闇於用人昏於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
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於坐視言之則戾以非
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於前後是不知前後有
賊而以賊為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愁歎之

聲動徹天地陛下顧惜然不聞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急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欺疏入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遊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

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
朱雲何人臣肯少讓陛下試將臣較瑾瑾忠乎臣忠乎
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於臣而
信任此逆賊耶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老父
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旦
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象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
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
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

生疏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
上且掇竒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因整衣冠
立曰果先人盍厲聲以告言未已聲出壁間益悽愴欽
歎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不
孝孰甚復坐奮筆曰死即死此橐不可易也聲遂止杖
後三日卒於獄年四十九瑾誅贈光祿少卿嘉靖中賜
祭葬錄一子入監

周璽字天章廬州衛人弘治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三遷禮科都給事中慷慨好言事武宗初即位請毀新
立寺觀屏逐法王真人停止醮事並論前中官齊元煉
丹糜金罪頃之以久雨偕同官劾侍郎李溫太監苗達
九月以星變復劾溫及尚書崔志端熊翀賈斌都御史
金澤徐源等翀溫澤因是罷帝遣中官卓興守鄖陽璽
力言不可尋復偕同官言邇者聰明日蔽膏澤未施講
學一暴而十寒詔令朝更而夕改冗員方革復留鎮監
撤還更遣解戶困於交收鹽政壞於陳乞厚戚畹而駕

帖頻頒私近習而帑藏不覈不可不亟為釐正不聽正

德元年復應詔陳八事中劾大僚賈斌等十一人中官

李興等三人勲戚張懋等七人邊將朱廷解端李稽等

三人未幾言陛下即位以來鷹犬之好糜費日甚如是

不已則酒色遊觀便佞邪僻凡可以悅耳目蕩心志者

將無所不至光祿上供視舊十增七八新政已爾何以

克終御史何天衢等亦以為言章下禮部尚書張昇請

從之帝雖不加譴不能用也明年擢順天府丞壘論諫

深切率與中官抵牾劉瑾等積不能堪至是命璽與監
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鷟錦衣都指揮楊玉勘近
縣皇莊玉瑾黨三人皆下之璽辭色無假且公移與玉
止牒文玉奏璽侮慢敕使瑾即矯旨逮下詔獄榜掠死
瑾誅詔復官賜祭恤其家嘉靖初錄一子又御史涂禎
新淦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初為江陰知縣正德初巡
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畢真託取海物侵奪
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揖瑾怒矯旨下

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不可喟然
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肅州創重竟死
獄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瑾誅樸乃還禎復官賜
祭

湯禮敬字仁甫丹徒人弘治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
給事中正德初上言陛下踐阼以來上天屢示災譴不
謹天戒惟走馬射獵遊樂無度頃四月中旬雷電雨雹
當六陽用事時陰氣乃與之抗此倖臣竊權忠鯁疎遠

之應也已又論兩廣鎮監韋經又偕九卿伏闕請誅八黨劉瑾銜之尋以其請當審奏囚決之日有愬冤者屏勿奏指為變祖制謫薊州判官後列奸黨給事中十六人禮敬居首罷歸未幾卒瑾惡言官譏切時政多刺已輒假他事坐之禮敬得罪後有王渙何紹正王渙字時霖象山人弘治九年進士由長樂知縣徵授御史正德元年應詔條上應天要道五事語多斥宦官明年出視山海諸關以病謝事未行盜發其部內都御史劉宇承

瑾指劾渙失報逮下詔獄杖之斥為民瑾敗復官致仕

何紹正淳安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三年擢
吏科給事中中官廖堂鎮河南奏保方面數人且擅擬
遷調吏部尚書許進等不能難紹正劾之瑾不得已責
堂自陳而心甚銜紹正及冬坐頒歷導駕失儀杖之闕
下謫海州判官屢遷池州知府築銅陵五十餘圩以備
旱潦宸濠反攻安慶池人震恐紹正登陴固守事平增
俸一級遷江西參政致仕池人為立祠與宋包拯並祀

許天錫字啟袞閩縣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思親

成疾陳情乞假孝宗賜傳以行還朝授吏科給事中時

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與天錫並負時望都人有臺省三

天之目十三年建安書林火天錫言去歲闕里孔廟災

今茲建安又火古今書版蕩為灰燼闕里道所從出書

林文章所萃聚也春秋書宣榭火說者曰榭所以藏樂

器也天意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禮樂不行天

故火其藏以戒也頃師儒失職正教不修上之所尚者

浮華下之所習者枝葉此番災變似欲為儒林一掃積
垢宜因此遣官臨視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
言如論範論草策畧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講章之類悉
行禁刻其於培養人才實非淺鮮所司議從其言就令
提學官校勘大同失事天錫往核具得其狀巡撫洪漢
中官劉雲總兵官王璽以下咸獲罪內使劉雄怒儀真
知縣徐淮厨傳不飭愬之南京守備中官以聞逮淮繫
詔獄天錫及御史馮允中論救卒調淮邊縣御史文森

張津曾大有言事下吏崔志端由道士擢尚書天錫皆力爭十七年五月天變求言上疏曰外官三年考察又有撫按監臨科道糾劾其法已無可加惟兩京堂上官例不考覈而五品以下雖有十年考察之條居官率限九載或年勞轉遷或服除改補不能及期今請以六年為期通行考察其大寮曾經彈劾者悉令自陳而簡去之用儆有位古者災異策免三公陰霖輒避位今大臣不引咎陛下又不行策免宜且革公孤銜俟天心既回

徐還厥職祖宗御內官恩不泛施法不輕貸內府二十

四監局及在外管事者並有常員近年諸監局掌印僉
事多至三四十人他管事無數留都亦然憑陵奢暴蠹
蝕民膏第宅連雲田園遍野膏粱厭於輿臺文繡被乎
狗馬凡若此類皆足名變乞敕司禮監會內閣嚴行考
察以定去留此後或三年五年一行永為定制帝善之
於是令兩京四品以上並自陳聽命五品下六年考察
遂著為令惟大臣削公孤及內官考察事格不行尋與

御史何深覈牛馬房條上便利十四事歲省芻豆費五十餘萬武宗即位之七月因災異上疏請痛加修省廣求直言遷工科左給事中正德改元奉使封安南在道進都給事中三年春竣事還朝見朝事大變敢言者皆貶斥而劉瑾肆虐加甚天錫大憤六月朔清覈內庫得瑾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家人於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童侍側匿其狀而遁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令人縊殺

之莫能明也時有旨令錦衣衛點閱六科給事中不至者劾之錦衣帥劾天錫三日不至訊之死矣聞者哀之方瑾用事橫甚尤惡諫官懼禍者往往自盡海陽周鑰弘治十五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勘事淮安與知府趙俊善俊許貸千金既而不與時奉使還者瑾皆索重賄鑰計無所出舟行至桃源自刎從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悞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責鑰死狀竟坐俊罪平定郝夔弘治十五年進士為禮科給事中正德

五年出覈延綏戰功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得禍遂自經死瓊山馮顥弘治九年進士為御史嘗以事忤瑾為所誣自經死顥初為主事官軍討叛黎符南蛇久不克顥歷陳致變之由請購已革土官子孫俾名集舊卒以夷攻夷有功則復舊職尚書劉大夏亟稱之奏行其策正德初偕中官高金勘涇王所乞莊地清還二千七百餘頃而不得其死人皆惜之瑾誅天錫鑰夔顥俱復官賜祭且恤其家嘉靖中天錫子春訟

寬復賜祭葬方瑾敗時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疏陳六
事言忤逆瑾死者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
鑰並宜卹贈又附瑾大臣如兵部尚書王敞等及內侍
餘黨俱宜斥疏入帝怒將親鞫之命張永召閣臣李東
陽東陽語永曰後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幸少寬之
永入少頃執進至午門杖五十削籍歸未幾卒世宗初
贈光祿少卿

徐文溥字可大開化人正德六年進士授南京禮科給

事中劾尚書劉櫻都御史李士實侍郎呂獻大理卿茆
欽而請召還致仕尚書孫交傳珪時論以為當寧王宸
濠求復護衛文溥諫曰曩因寧藩不靖英廟革其護衛
屯田及逆瑾亂政重賄謀復瑾既伏誅陛下又革之正
欲制以義而安全之耳乃曰驅使乏人夫晏居深邃靡
征討之勞安享尊榮無居守之責何所用而乏人且王
暴行大彰剝削商民挾制官吏招誘無賴廣行劫掠致
舟航斷絕邑里蕭條萬民莫不切齒及今止之猶恐不

逮顧可縱之加恣假翼於虎乎貢獻本有定制乃無故
馳騁飛騎出入都城伺察動靜况今海內多故天變未
息意外之虞實未易料宜裁以大義勿徇私情罪其獻
謀之人逐彼偵事之使宗社幸甚時宸濠與援甚衆疏
入人咸危之帝但責其妄言而已又請擇建儲貳不報
十年四月復偕同官上疏曰頃因災異禮部奏請修省
伏讀聖諭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
足以孚上帝迓休命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

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
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
而近儒臣禁中不為貿易皇店不以罔財還邊兵於故
伍斥番僧於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
弗留乎後宮馬昂臬獍之族立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
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陸舟車之
進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慎名器則
陛下所語事關朕躬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

為福者未之有也報聞初帝聽中官崔瑤史宣劉瑯于
喜誣奏先後逮知府翟唐部曹王鑾王瑞之御史施儒
張經等又入中官王堂譖下僉事韓邦奇獄文溥言朝
廷刑威所及乃在奄侍一言旗校繹絡於道途縉紳駢
首於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於內今數
瑾縱橫於外乞并下堂法司且追治瑤等誣罔罪帝不
聽遂引疾去世宗即位廷臣交薦起河南叅議未幾以
念母乞歸撫按請移近地便養乃改福建尋遷廣東副

使上言十事多涉權要恐貽母憂復引疾歸行至玉山

卒翟唐字堯佐長垣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壽光知縣

名為御史正德四年出按湖廣奏言四川賊首劉烈僭

號設官必將為大患湖廣陝西壤地相接入竹山可抵

荆襄入漢中可抵秦隴今內外壅蔽獎諭切責率皆虛

文宜切圖預備之策時劉瑾竊柄以唐言壅蔽尤惡之

兵部尚書王敞希指言今盪滌宿弊唐乃云然宜令指

實會瑾怒稍解乃切責而宥之久之遷知寧波府市舶

中官崔瑤藉貢物擾民為唐所裁抑且杖其黨王臣臣
尋病死瑤奏唐阻截貢獻笞殺貢使帝怒逮下詔獄巡
按御史趙春等交章救之給事中范洵亦言唐被逮日
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帝不聽謫雲南嵩明知州
再遷陝西副使卒王鑾字廷和大庾人正德三年進士
授邵武知縣入為都水主事出轄徐沛插河十一年織
造中官吏宣過其地索輓夫千人沛縣知縣胡守約給
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鑾助守約與抗宣誣奏於朝逮

繫詔獄以言官論救守約罷官鑿輸贖還職已分司南
旺又捕誅中官廖堂姪廖鵬之黨嘉靖初遷武昌知府
鎮守中官李景儒歲進魚鮓多科率鑿疏請罷之楚府
征税茶商重困鑿謂稅當歸官力與爭王詆為毀辱親
王鑿遂請終養不待報竟歸後吏部坐以擅離職守奪
官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弘治八年舉鄉試入太學與同
縣崔銑及寇天叙馬卿呂柝輩相砥礪以學行聞十八

年成進士授廣信推官正德六年入為御史巡鹽河東
劾去貪汙運使劉愉建正學書院興起文教九年乾清
宮災上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變後遭薊盜之亂猶不
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匪人積戎醜於禁中戲干戈
於卧内徹旦燕遊萬幾不理寵信內侍濁亂朝綱致民
困盜起財盡兵疲禍機潛蓄恐大命難保夫哀衣博帶
之雅孰與市井狡僧之羣廣廈細旃之娛孰與鞍馬驅
馳之險不報出按鳳陽織造中官吏宣列黃梃二於騶

前號為賜棍每以扶人有至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戶廖鎧奸利事且曰鎧虐陝西即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南以鵬故名亂鎧又欲亂陝西乞置鎧父子於法并名還廖鑾以釋陝人之憤鑾鎧所從鎮陝西者也錢寧素暱鎧見疏大恨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鳳鳴者寶坻人先為御史坐罪削籍諂事諸佞倖尤善寧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緝事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疑有寃并捕鞫鳳鳴鳳鳴懼

使其妾訴枉自到長安門外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及素
所讐者數十人悉逮付法司而鳳鳴得釋士隆與御史
許完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在還職寧怒令鳳鳴
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遂下詔獄謫士隆晉州判官久
擢知州世宗立詔復故官出為陝西副使漢中賊王
大等匿豪家結回回為亂士隆下令匿賊者罪及妻孥
無赦賊無所容遂就禽滅築堰溉田千頃民利之卒於

官

張文明字應奎長沙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

巡按遼東尋按陝西鎮守中官廖堂貪恣文明捕治其
爪牙二十四人堂大恨十三年車駕幸延綏文明馳疏
諫極陳災異且言江彬逢惡導非亟宜行誅朝臣匡救
無聞亦當罰治帝不省既而文明朝行在諸權倖扈從
者文明裁抑之所需多不應司禮太監張忠等語於帝
言諸生毆旗校文明縱勿治帝怒命械赴京師下詔獄
明年春言官文章請宥不報此駕旋命執至豹房帝將

親鞫文明自謂必死及見帝命釋之謫電白典史時劉
瑾雖誅佞幸猶熾中外諫官被禍者不可勝數文明止
於貶謫人以為幸世宗立名復故官尋出為松江知府
甫抵任卒巡按御史馬錄頌其忠詔贈太常少卿陳鼎
字大器其先宣城人高祖尚書迪死惠帝之難子孫戍
登州衛遂占籍焉鼎舉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四年授
禮科試給事中鎮守河南中官廖堂福建人也弟鵬之
子鎧冒籍中河南鄉試物議沸騰畏堂莫敢與難鼎上

章發其事鎧遂除名堂鵬大恨會流寇起鼎陳弭盜機
宜堂囑權倖摘其語激帝怒下詔獄掠治謂鼎前籍平
江伯貨產附劉瑾增估物價疑有侵盜尚書楊一清救
之乃釋為民世宗立復故官遷河南參議妖人馬隆等
為亂鼎督兵誅之改陝西副使擢浙江按察使廉介正
直不通私謁名為應天府尹未任卒賀泰字志同吳縣
人弘治十二年進士由衢州府推官入為御史武宗收
京師無賴及宦官廝養為義子一日而賜國姓者百二

十七人秦抗言其非諸人激帝怒謫衢州推官終廣東
參議張璞字中善江夏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由歸安知
縣召授御史正德八年出按雲南鎮守中官梁裕貪橫
璞裁抑之為所誣逮赴詔獄死獄中世宗嗣位贈太僕
少卿賜祭葬成文大同山陰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由知
縣擢御史正德中阿爾托蘇伊伯格勒與小王子戰敗
引所部駐甘肅塞外時入寇掠陷堡砦五十有三巡撫
張翼鎮守太監朱彬等反冒奏首功千九百餘以捷奏

者十有一文出巡按盡發其奸翼等賄中人傾文會文
劾僉事趙應龍應龍亦許文細事遂逮文斥為民嘉靖
中起用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告歸卒李翰臣大
同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御史巡按山東吏部主事梁穀
誣歸善王當互謀叛翰臣劾穀挾私近倖方欲邀功責
翰臣為叛人掩飾逮繫詔獄謫德州判官終山東副使
張經典州左衛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御史出按宣府劾
鎮守中官于喜貪肆罪為喜所許逮繫詔獄謫雲南河

西典史尋卒世宗初贈祭如張璞毛思義陽信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官永平知府正德十三年駕幸昌平民間婦女驚避思義下令言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治以法鎮守中官郭原與思義有隙以聞立逮下詔獄繫半歲謫雲南安寧知州嘉靖中累遷副都御史應天巡撫胡文壁耒陽人弘治十二年進士正德初由戶部郎中改御史出知鳳陽遷天津副使中官張忠督直沽皇莊縱羣小牟利文壁捕治之

為所構械繫詔獄謫延安府照磨嘉靖初累官四川按察使王相光山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御史十二年巡按山東鎮守中官黎鑑假進貢苛斂相檄郡縣毋輒行鑑怒誣奏於朝逮繫詔獄謫高郵判官未幾卒嘉靖初贈光祿少卿董相嵩縣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御史巡視居庸諸關江彬遣小校米英執人於平谷恃勢橫甚相收而杖之將以聞彬遽譖於帝械繫詔獄謫判徐州嘉靖初召復故官終山東副使劉士元彭縣人正德六年進

士官御史巡按畿輔十三年帝獵古北口將招朶顏衛
和通巴爾斯等燕勞士元陳四不可先是帝幸河西務
指揮黃勲假供奉擾民士元按之勲懼逃赴行在因嬖
倖譖於帝云士元聞駕至今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
帝怒命裸縛面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榦痛笞之四十
幾死囚檻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同繫詔
獄都御史王璟及科道陳霑牛天麟等文章論救不報
謫麟山驛丞世宗立復故官出為湖州知府遷湖廣副

使修荒政積粟百萬餘石事聞被旌勞嘉靖九年屢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居三年罷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授行人除南京御史武宗久無子輅偕同官請擇宗室賢者育宮中以宋仁宗為法不報先後劾中官黎安劉瑯及衛官簡文王忠罪又論馬姬有娠不當入宮語皆切直尋命清軍江西寧王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奏言高帝定制王府屬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及京官出使者皆

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注制未畫一臣
以為尊無二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
章下禮官議宸濠馳疏爭之廷議請如輅言宸濠伶人
秦榮僭侈輅劾治之又劾鎮守太監畢真貪虐十五事
疏留不下真乃摭他事誣之遂逮下詔獄值帝巡幸淹
繫經年至十四年四月始謫龍州宣府司經歷未幾宸
濠及真謀逆誅御史謝源伍希儒等交章薦輅未及召
世宗立復故官遷福建僉事轉江西副使致仕歸又用

胡世寧薦起密雲兵備副使討礦賊有功歷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卒官

張欽字敬之順天通州人正德六年進士由行人授御史巡視居庸諸關十二年七月帝聽江彬言將出關幸宣府欽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比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陛下非漫遊蓋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

大臣言六師遠駕遂成已已之變且匹夫猶不自輕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外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輦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收秋潦為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之已聞朝臣切諫皆不納復疏言臣愚以為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宮懸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

言路奉詔巡關分當效死不敢愛身以負陛下疏入不報八月朔帝微行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欽命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寧坐不開關死死且不朽頃之帝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名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

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輒云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為帝言張御史幾殺臣帝大怒顧朱寧為我趣捕殺御史會梁儲蔣冕等追至沙河請

帝歸京師帝徘徊未決而欽疏亦至廷臣又多諫者帝不得已乃自昌平還意怏怏未已又二十餘日欽巡白羊口帝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遂疾馳出關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之已不及欲再疏諫而帝使中官谷太用守關禁毋得出一人欽感憤西望痛哭於是京師盛傳張御史閉關三疏云明年帝從宣府還至關笑曰前御史阻我我今已歸矣然亦不之罪也世宗嗣位出為漢中知府累官太僕卿嘉靖十七年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四川名為工部侍郎被時論罷欽初姓李既通顯始復其姓事父母孝有不悅長跪請至解乃已

周廣字克之崑山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歷知莆田吉水二縣正德中以治最徵授御史疏陳四事畧言三代以前未有佛法况喇嘛尤釋教所不齒耳貫銅環身衣赭服殘破禮法肆為淫邪宜投四裔以禦魑魅柰何今近君側為羣盜興兵口實哉昔禹戒舜曰母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母若商王紂之迷亂酗於酒

德今之伶人助慢遊迷亂者也唐莊宗與伶官戲狎一

夫夜呼倉皇出走臣謂宜遣逐樂工不復籍之禁內乃

所以放鄭聲也陛下承祖宗統緒而羣小獻媚熒惑致

三宮鎖怨蘭殿無徵雖陛下春秋鼎盛獨不思萬世計

乎中人稍有資產猶畜妾媵以圖嗣續未有專養螟蛉

不顧祖宗繼嗣者也義子錢寧本宦豎蒼頭濫寵已極

乃復攘歛貨賄輕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

僭踰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慎重選宗室之賢者置諸

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諸義兒養子俱奪其名爵乃所以
遠佞人也近兩京言官論大臣禦寇不職者陛下率優
容卽武將失律亦赦不誅故兵氣不揚功成無日川原
白骨積如邛山夫出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海內困憊已
骨見而肉消矣諸統兵大臣如陳金陸完輩可任其優
遊玩寇不加切責哉請定期責令成功以贖前罪寧見
疏大怒留之不下傳旨謫廣東懷遠驛丞主事曹琥救
之亦被謫寧怒不已使人遮道刺廣廣知之易姓名變

服潛行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鎮廣東承寧風旨以白金試廣廣拒不受伺廣謁御史攝致軍門垂繫幾死御史救之始解越二年遷建昌知縣有惠政寧矯旨再謫竹寨驛丞世宗即位復故官歷江西副使提督學校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以百金餽廣貯之庫將劾之中官懼謝罪自是不敢撓六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墨吏望風去將限豪右田不果明年拜南京刑部右侍郎居二年暴疾卒嘉靖末

贈右都御史廣初以鄉舉入太學師章懋在里閭與魏
校友善平生嚴冷無笑容居官公彊弗受請託士類莫
不憚之曹琥字瑞卿巢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南京工
部主事改戶部既抗疏救廣吏部擬調河南通判寧欲
遠竄乃改尋甸再遷廣信同知寧王暨鎮守中官託貢
獻頻有徵斂琥攝府事堅持不予士民德之擢鞏昌知
府未任卒嘉靖初贈光祿卿

石天柱字季瞻岳池人正德三年進士當除給事中吏

科李憲請如御史例試職一年授戶科試給事中乾清
宮災上言今日外列皇店內張酒館寵信番僧從其鬼
教招集邊卒襲其衣裝甚者結為昆弟無復尊卑數離
深宮馳驅郊外章疏置之高閣視朝月止再三視老成
為贅疣待義子以心腹時享不親慈闈罕至不思前星
未耀儲位久虛既不常御宮中又弗預選宗室何以消
禍本計久長哉屢遷工科都給事中十一年都督馬昂
進其女弟已有娠帝嬖之天柱率同官合詞抗論未報

又上疏曰臣等請出孕婦未蒙進止竊疑陛下之意將
遂立為己子與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而馬
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為之耶天
位至尊神明之胄尚不易負荷而况么麼之子借使以
陛下威力成於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失祖宗基業
與他人乎內外大臣肯俯首立於其朝乎望急遣出以
清宮禁消天下疑卒不報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
鑑請收香錢為修繕費天柱言祀典惟有東嶽神無所

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不可許十二年四月詔毀西
安門外鳴玉積慶二坊民居有所營建天柱等疏請停
止帝皆不省是年帝始巡遊塞外營鎮國府於宣府天
柱率同官力諫孝貞純皇后將葬帝假啟土為名欲復
巡幸天柱念帝盤遊無度廷臣雖諫帝意不回思所以
感動之者乃刺血草疏畧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
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
於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

陛下憐察數年以來星變地震大水竒荒災異不可勝數而陛下不悟禍延太皇太后天之意欲陛下居衰經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也尚或不悟天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人子所當自盡陛下於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羣臣於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夫大位者奸之窺也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致敗可不鑒哉方今朝廷空城市空倉廩空邊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

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為陛下惜復昧死為
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血時恐為家人所阻避
居密室雖妻子不知既上即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而
帝不悟也踰月兵部尚書王瓊欲因哈密事殺都御史
彭澤廷臣集議瓊盛氣以待衆不敢發言天柱與同官
王爌力明澤無罪乃得罷為民瓊怒取中旨出兩人於
外天柱得臨安推官世宗即位召復舊職遷大理丞未
幾卒久之子請恤特予祭

贊曰諫臣之職在糾慝弼違諸臣戒盤遊斥權倖引義
力爭無忝厥職矣武宗主德雖荒然文明止於遠竄入
關不罪張欽其天姿固非殘暴酷烈者比而義兒閹豎
煬竈為奸桁楊交錯於闕廷忠直負痛於狴戶批鱗者
尚獲生全投鼠者必陷死地元氣日削朝野震驚祚以
不延統幾中絕風愆之訓垂戒不亦切乎

明史卷一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八考證

周璽傳明年擢順天府丞

臣

黃壽齡按擢順天府丞

史未詳其原委考獻徵錄云時逆瑾擅權惡璽直乃
陞是職實則抑之也謹識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

八十九
至九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八十二 史部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七十七

李文祥

孫 磐 徐珪

胡 燿 周時從 王雄

羅 僑

葉 釗 劉天麒

戴 冠

黃 鞏

陸 震



夏良勝

萬

潮等

何遵

劉

校等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山西布政使父瀨陝西
參政文祥自幼俊異弱冠舉於鄉成化末登進士萬安
當國重其才以孫弘璧與同榜欵於家文祥意弗慊也
屬題畫鳩語含刺安深銜之未幾孝宗嗣位即上封事
畧曰祖宗設內閣六部贊萬幾理庶務職至重也頃者
在位多匪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
讐視言官公行賄賂阿之則交引驟遷忤之則巧讒遠

竄朝野寒心道路側目望陛下密察渠魁彰國憲擇
謹厚者供使令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
嫌疑然後體統正而近習不得肆也祖宗定律輕重適
宜頃法司專徇已私不恤國典豪强者雖重必寬貧弱
者雖輕必罪惠及奸宄養成玩俗兼之風尚奢麗禮制
蕩然豪民僭王者之居富室擬公侯之服竒技淫巧上
下同流望陛下申明舊章俾法曹遵律令臣庶各守等
威然後禮法明而人心不敢玩也然國無其人誰與共

理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孤忠自許盡力未衰南京主事
林俊思南通判王純剛方植躬才品兼茂望陛下起列
朝端資其議論必有裨益可翊明時且賢才難得自古
為然習俗移人豪杰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能知自
愧即屬名流樂其危菑乃為猥品願陛下明察羣倫罷
其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餘則勉以自新既開改過之
路必多遷善之人臣見登極詔書不許風聞言事古聖
王懸鼓設木自求誹謗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

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昔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此以禍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明詔廣求直言庶不墮奸謀足彰聖德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諮問倘及必肆中傷如有所疑請試面對疏奏宦官及執政萬安劉吉尹直等咸惡之數日不下忽詔詣左順門以疏內有中興再造語傳旨詰責文祥從容辨析而出謫授陝西咸寧丞南京主事夏崇文論救不納工部主事莆田林沂復請召文祥及湯鼐納崇文言且

召陳獻章謝鐸等時安已去吉直激帝怒嚴旨切責之
廷臣多薦文祥率為吉直所沮弘治二年以王恕薦召
為兵部主事監司以下餽贖皆不納到官未踰月復以
吉人事下獄貶貴州興隆衛經歷都御史鄧廷瓚征苗
咨以兵事大竒之欲薦為監司文祥曰昔以言事出今
以軍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齋表入都固乞告歸疏
再上不許還經商城渡水陷死焉年僅三十

孫磐遼陽人弘治九年進士觀政在部時刑部典史徐

珪以滿倉兒事劾中官楊鵬得罪磬上疏曰近諫官以
言為諱而排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請定
建言者為四等最上不避患害抗彈權貴者其次揚清
激濁能補闕拾遺又其次建白時政有裨軍國皆分別
擢敘而粉飾文具循默不言者則罷黜之庶言官知警
不至曠瘼時不見用徐珪者應城人先是千戶吳能以
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紹曰周皇親家也後轉
鬻樂工袁璘所能歿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已詭言非

已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
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
琦驗璘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
詐寃於鵬而令張指女為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
言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
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皇親周或家無有復命
府部大臣及給事御史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
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

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鞠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見鞠問盜賊多東廠鎮撫司緝獲有稱校尉誣陷者有稱校尉為人報讐者有稱校尉受首惡贓而以為從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見其情無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災異迭見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並賈校

尉及此女於市謫戍鎮撫司官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寃則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罷東廠亦當推選謹厚中官如陳寬韋泰者居之仍簡一大臣與共理鎮撫司理刑亦不宜專用錦衣官乞推選在京各衛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蒞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則巡捕官校當無有作奸擅刑誣及無辜者矣臣一介微軀左右前後皆東廠鎮撫司之人禍必不免顧與其死於此輩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給臣妻

子送骸骨歸臣雖死無恨帝怒下都察院考訊都御史
閔珪等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帝責具狀皆上疏引
罪奪俸有差珪贖徒畢發為民既而給事中龐泮等言
哲等獄詞覆奏已餘三月繫獄者凡三十八人乞早為
省釋乃杖滿倉兒送浣衣局哲給璘埋葬貲發為民爵
及琦玉俱贖杖還職時弘治九年十二月也磐尋擢吏
部主事正德元年宦官漸用事磐復上疏曰今日弊政
莫甚於內臣典兵大臣以內稱外事皆不當預矧可使

握兵柄哉前代盛時未嘗有此唐宋季世始置監軍而其國遂以不永今九邊鎮守監守監槍諸內臣恃恣侵犯百端有警則擁精卒自衛克敵則縱部下攘功武弁藉以賣緣憲司莫敢訐問所攜家人頭目率惡少無賴吞噬爭攫勢同狼虎致三軍喪氣百職灰心乞盡撤還京專以邊務責將帥此今日修攘要務也不從及劉瑾得志斥磐為奸黨勒之歸瑾誅起河南僉事坐累罷珪以刑部主事陳鳳梧薦授桐鄉丞正德中歷贛州通判

招降盜魁何積玉已復叛下珪獄尋釋之後以平盜功擢知州

胡燿字仲光蕪湖人弘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十年三月災異求言燿應詔疏言中官李廣楊鵬引左道劉良輔輩惑亂聖聰濫設齋醮耗蠹國儲而不肖士大夫方昏暮乞憐於其門交通請託陰盛陽微災何由弭因極陳戚畹方士傳奉冗員之害疏留中未幾廣死故燿得無罪當成化時宦官用事孝宗嗣位雖間

有罷黜而勢積重不能驟返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前後庶僚以忤璫被陷者如弘治元年戶部員外郎周時從疏請寘先朝遺奸汪直錢能蔡用輩於重典而察核兩京及四方鎮守中官諸宦官摘其奏中宗社字不越格命法司逮治已而釋之十三年秋大同有警命保國公朱暉禦之行人永清王雄極言暉不足任且請罷中官監督以重將權苗達方督暉軍謂雄阻軍乃下詔獄謫雲南浪穹丞

羅僑字維升吉水人性純靜寡嗜慾受業張元禎講學里中舉弘治十二年進士除新會知縣有惠愛正德初入為大理右評事五年四月京師旱霾上疏曰臣聞人道理則陰陽和政事失則災沴作頃固京師久旱陛下特沛德音釋逋戍之囚弛株連之禁而齋禱經旬雨澤尚滯臣竊以為天心仁愛未已也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羣小號呶達旦其何以承天心基大業乎文網日密誅求峻急盜賊白晝殺人百姓流移載道元氣索然

科道知之而不敢言內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塞之大患也古者進退大臣必有體貌黜劓之罪不上大夫邇來公卿去不以禮先朝忠盡如劉大夏者謫戍窮邊已及三載陛下置之不問非所以待耆舊敬大臣也本朝律例參酌古今足以懲奸而蔽罪近者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傳曰賞僭則及淫人刑濫則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今之刑罰濫孰甚焉願陛下慎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與在廷臣工宵旰圖治并勅法

司慎守成律卽有律輕情重者亦必奏請裁決毋擅有
輕重庶可上弭天變下收人心時朝士久以言為諱僞
疏上自揣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中旨詰責數百
言令廷臣議罪大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其
秋瑾敗僞尋召復官引疾去宸濠反王守仁起兵吉安
僞首赴義世宗卽位卽家授台州知府建忠節祠祀方
孝孺延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歲時循行阡陌課農桑
講明冠婚喪祭禮境內大治嘉靖二年舉行卓異都御

史姚鏞上書訟僑曰人臣犯顏進諫自古為難曩八黨
弄權逆瑾亂政廷臣結舌全軀自保而給事中劉蒞評
事羅僑殉國忘身發摘時弊幸存餘息遭遇聖朝謂宜
顯加獎擢用厲具臣乃僑知台州蒞知長沙使懷忠竭
節之士淹於常調臣竊為朝廷惜之帝納其言擢僑廣
東左參政僑辭部牒敦趣不得已之官踰年遂謝病歸
僑敦行誼動則古人羅洪先居喪不廢講學僑以為非
禮遺書責之其峭直如此

葉釗字時勉豐城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南京刑部主事獄囚久淹悉按法出之守備中官侵蘆洲判歸之民應天諸府災上荒政四事尋進員外郎武宗立應詔陳八事中言宣大被寇殺卒幾千人監督中官苗逵妄報首功宜召還候勘宦官典兵於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邱墟我正統朝用之而鑿輿北狩自今軍務勿遣監督鎮守者亦宜撤還且國初宦官悉隸禮部秩不過四品職不過掃除今請仍隸之部易置司禮俾供雜役罷

革東廠移為他署斯左右不得擅權而後天下可安也
又乞召還劉大夏宥諫官戴銑等劉瑾怒坐斷獄誣誤
逮下詔獄削籍歸講學西江瑾誅起禮部員外郎未聞
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時又有工部主事劉天麒者
臨桂人釗同年進士分司呂梁庵人過者不為禮愬之
瑾逮下詔獄謫貴州安莊驛丞卒嘉靖初復官子祭
戴冠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為戶部主事見寵倖日多
廩祿多耗乃上疏極諫畧曰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

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繫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宿有贏餘近絀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為此輩耗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土習戰陣足以守禦今遇警輒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累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於邊軍而不為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為帑藏是匹夫商賈計也

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創新庫
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
帝大怒貶廣東烏石驛丞嘉靖初起官歷山東提學副
使以清介聞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
推官入為刑部主事掌諸司奏牘歷職方武選郎中十
四年三月有詔南巡鞏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
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

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
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宗正學臣聞聖人主
靜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返動亦過矣臣願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
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
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選人
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
右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

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
謀國至計無因自違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
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
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
不驚嘆如此則誰為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
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為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
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

號稱獨夫求為匹夫而不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四戒遊
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
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
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為民父
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
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譴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
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燧之幾何不流為盜
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

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秉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溺富貴者實

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

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為也彬行伍庸

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

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

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

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

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

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

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
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
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
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員外郎陸
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已橐與鞏連署以進帝
怒甚下二人詔獄復跪午門衆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
出吾當牽裾死之跪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餘日廷
杖五十斤為民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

之間行得脫既歸潛心著述或米盡日中未爨晏如也
嘗歎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年惟立身
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徃徃以此易彼何也世宗立召
為南京大理丞疏請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取則堯舜保
全君子辨別小人明年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訟其
直節贈大理少卿賜祭葬天啟初追謚忠裕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同縣章懋以學行知名正德
三年進士除泰和知縣時劉瑾擅政以逋鹽課責縣民

償者連數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鎮守中官歲徵貢
緡為減其額增築學舍居諸生毀淫祠祀忠節浮糧累
民稽賦籍得詭寄隱匿者萬五千石以補之建倉縣左
儲穀待振親行鄉落勸課農桑立保伍法使民備盜甯
城七里外為土城十里周之時發狼兵討賊所至擾民
震言於總督令毋聽檣舟官具糧糗以次饋食兵行肅
然督捕永豐新淦賊以功受賞撫按交薦徵為兵部主
事泰和人生祠之在部主諸司章奏與中人忤改巡紫

荆諸闕又以論都御史彭澤副使胡世寧無罪忤尚書
王瓊陸完孝貞皇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既發喪數日復
欲北出震抗疏曰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戕車駕在狩
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
為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遊巡臣知
陛下之心必有感然不安者且陛下即位十有二年矣
十者十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
新時顧乃營宣府以為居縱騎射以為樂此臣所深懼

也古人君車馬遊畋之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為主以家為客挈天下大器賞罰大柄付之於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進武選員外郎已偕黃鞏諫南巡遂下詔獄獄中與鞏講易九卦明憂患之道同繫者率處分後事震獨無一言既杖創甚作書與諸子吾雖死汝等當勉為忠孝吾筆亂神不亂也遂卒世宗立贈太常少卿子祭方震等繫獄江彬必欲致之死絕其飲食震季子體仁年十五變

服為他囚親屬職納索餽馬後有詔錄一子官諸兄讓
體仁為漳州通判有政聲孫可教由進士歷南京禮部
侍郎

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少為督學副使蔡清所知曰子
異日必為良臣當無有勝子者遂名良勝正德二年舉
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調吏部進考功員
外郎南巡詔下良勝具疏與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
陳九川連署以進言方今東南之禍不獨江淮西北之

憂近在輦轂廟祀之鬯位不可以久虛聖母之孝養不可以恒曠宮壺之孕祥尚可以早圖機務之繁重未可以盡委鎮國之號傳聞海內恐生覬覦之階邊將之屬納於禁近詎忘肘腋之患巡遊不已臣等將不知死所矣時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前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陸倬等五十三人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又繼之而醫士徐鏊亦以其術諫畧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

風暴之則淚陛下輕萬乘習嬉娛躍馬操弓捕魚玩獸
適後不憚遠遊冒寒暑涉關河膳飲不調備教無擇誠
非養生道也況南方卑濕尤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
重勿事鞍馬勿過醉飽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
勞無傷脾就密室之安違暴風之禍臣不勝至願諸疏
既入帝與諸倖臣皆大怒遂下良勝潮九川鞏震鰲詔
獄芬及衍瑞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
正周敏等十人行入司副余廷瓚等二十入工部主事

林大輅何遵蔣山卿連名疏相繼上帝益怒並下詔獄
俄令敕廷瓚大輅等與良勝等六人俱跪闕下五日咸
桎拳馬至晚仍繫獄諸臣晨入暮出累累若重囚道途
觀者無不泣下而廷臣自大學士楊廷和戶部尚書石
玠疏救外莫有言者士民咸憤爭擲瓦礫詬詈之諸大
臣皆恐入朝不待辨色請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
不受疏是時天連曠晝晦禁苑南海子水涌四尺餘橋
下七鐵柱皆折如斬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變

徵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戟刃於胸囊土數升持諫疏
當蹕道跪哭即自刺其胸血流滿地衛士奪其刃縛送
詔獄問囊土何為曰恐污帝廷灑土掩血耳詔杖之八
十遂死芬等百有七人跪既畢杖各三十以芬衍瑞俸
龍鳳為倡首謫於外餘奪俸半歲良勝等六人及敎廷
瓚大輅各杖五十餘三十人四十輩震良勝潮九川除
名他貶黜有差釐戍邊而車駕亦不復出矣良勝既歸
講授生徒世宗立召復故官尚書喬宇賢之奏為文選

郎中公廉多所振拔大禮議起數偕寮長力爭及席書
張璉桂萼方獻夫用中旨超擢又執不可由是為議禮
者所切齒以久次遷南京太常少卿未赴外轉給事中
陳洸上書傅會張璉等議斥良勝與尚書宇等羣結朋
黨任情擠排遂謫良勝茶陵知州及明倫大典成詔責
前郎中良勝脅持庶官釀禍特深黜為民初良勝輯其
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彙凡議禮諸疏具在為讐家所
發再下獄論杖當贖特旨謫戍遼東三萬衛踰五年卒

於成所穆宗立贈太常卿舒芬等自有傳萬潮字汝信
進賢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寧國推官入為儀制主事與
芬良勝九川稱江西四諫世宗立起故官歷浙江提學
副使久之遷參政以忤權貴調廣西屢遷陝西左布政
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所至著聲陳九川字惟濬臨
川人正德九年進士從王守仁遊尋授太常博士既削
籍復從守仁卒業世宗嗣位召復故官再遷主客郎中
正貢獻名物節貢使犒賞費數萬會天方國貢玉石九

川簡去其不堪者所求蟒衣不為奏覆復怒罵通事胡士紳等士紳恚假番人詞訐九川及會同館主事陳邦偁帝怒下二人詔獄而是時張璉桂萼欲傾費宏奪其位乃屬士紳再訐九川盜貢玉饋宏製帶詞連兵部郎中張翹錦衣指揮張潮等帝益怒并下翹等詔獄指揮駱安請攝士紳質訊給事中解一貫等亦以為言帝不許獄成九川戍鎮海衛邦偁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還卒張衍瑞字元承汲人弘治十八年進士為清豐知

縣以執法忤劉瑾逮下詔獄幾死瑾誅得釋官吏部文

選郎中既杖謫平陽同知嘉靖初召還擢太常少卿尋

卒贈太僕卿姜龍太倉人見父昂傳孫鳳洛陽人陸奉

吳縣人周敏九谿衛人林大輅莆田人蔣山卿儀真人

皆由進士山卿遊顧璘門以詩名於時既杖鳳俸並謫

府同知敏縣丞大輅州判官山卿前府都事世宗立悉

召復故官鳳終副使俸知府敏工部尚書大輅右副都

御史巡撫湖廣山卿廣西參政徐鏊嘉定人本高氏子

少孤依舅京師冒徐姓從其業為醫供事內殿既杖謫
戍烏撒世宗即位召還尋擢御醫鏊性耿介時朝士多
新貴不知鏊鏊亦不言前事一官垂三十年不調年七
十求致仕值同縣徐學謨為禮部郎中引見尚書吳山
山閱牘有諫南巡事瞿然曰此武廟時徐先生即何淹
也兩侍郎嫌其老學謨抗聲曰鏊雖老然少與舒狀元
同患難為可敬耳又久之始遷院判自引歸卒年八十
三時同受杖者吏部則姚繼巖行人則陶滋巴思明李

錫顧可久鄧顯麒熊榮楊秦王懋黃國用李儼潘銳劉
黻張岳大理寺則寺正金壘寺副孟庭柯張士鎬郝鳳
升傅尚文郭五常評事姚如臯蔡時並謫官世宗立召
還張英亦得贈官予祭授弟雄都指揮僉事姚繼巖南
通州人張衍瑞同年生也當遷文選郎中讓衍瑞嘉靖
初歷太常少卿伏闕爭大禮甘貧約遠權勢及卒不能
成喪

何遵字孟循江寧人家貧父命之賈不願也去為儒舉

正德九年進士吏部尚書陸完聞其名使子弟從學及
選臺諫導引疾曰不可因人進也授工部主事權木荆
州下令稅自百金以下減三之一風濤敗貨者勿算入
算者手實其數自識之藏於郡帑數日一會所入比去
不私一錢帝將南巡以進香東嶽為詞遵抗言淫祠無
福萬一宗藩中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
隨蓋指宸濠也諸權倖見疏過勿進時黃鞏等已得罪
遵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南巡極言江彬

怙權倡亂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
帝怒下詔獄廷杖四十創甚肢體俱裂越二日遂卒年
三十四家貧僚友助而殮之當遵草疏時家僮前抱持
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遵執筆從容曰
為我謝夫人兒子勿令廢學足矣死之日其父方與家
人祭墓歸有鳥悲鳴心異之或傳工部有以言獲罪者
父長號曰遵死矣已而果然時先遵受杖死者刑部主
事鄆城劉校照磨汲人劉珏與遵同死杖下者陸震而

外大理評事長樂林公黼行人司副鄱陽余廷瓚行人
盱眙李紹賢澤州孟陽玉山詹軾安陸劉槩祥符李惠
劉校字宗道性至孝母胡教子嚴偶不悅輒長跪請罪
母悅乃起正德六年與詹軾劉槩同舉進士授刑部主
事迎父就養卒於途校奔赴抱屍痛哭幾絕面有塵以
舌舐而拭之及起故官帝將南巡刑曹諫疏校所草也
杖將死大呼曰校無恨恨不見老母耳子元妻年十一
哭於旁校曰爾讀書不多獨不識事君致身義乎善事

祖母及母母媿而父遂絕劉珏由貢士林公黼字質夫
父母喪三年蔬粥不入內正德十二年與李紹賢李惠
同舉進士諸曹諫南巡者皆罰跪闕前諸奸又日以危
言恫喝闔者惴惴以故戶曹不敢出疏工曹諫者止三
人獨大理闔署諫故帝怒加甚公黼夜草疏時聞暗中
泣歎聲不顧比入獄黃鞏與語歎曰吾取友徧天下乃
近遺質夫古人謂入險不驚殆斯人乎公黼體羸竟不
勝杖而卒余廷瓚字伯獻與孟陽皆正德九年進士當

禮兵二曹之進諫也廷瓚亦率其僚陳巡遊十不可通
政司獨留之居數日諸曹已罰跪疏始上帝愈怒掠治
尤嚴李紹賢字崇德嘗頒詔至徐州監倉中使席班首
紹賢立命撤其席中使愕然去比逮繫見中官猶奴視
之孟陽字子乾吏部侍郎春之子為行人久不遷或諷
之見當路陽不可及是語諸僚此舉繫社稷安危一命
之士皆與有憂豈必言官乃當劾死父春前巡撫宣府
有軍功忤中官張永罷歸聞子死諫哭之以詩語甚悲

壯人爭傳之詹軾字敬之為人開爽磊落善談論從父
瀚字汝約與公黼同舉進士時方為刑部主事亦以諫
受杖軾死為經紀其喪以歸嘉靖中瀚爭大禮再受杖
每陰雨創痛曰吾無媿敬之地下足矣積官刑部侍郎
劉槩字平甫李惠字德卿尚書鉞之子世宗立贈遵校
尚寶卿珏刑部主事公黼廷瓚太常丞紹賢御史各賜
祭錄一子入國學其以劊死稍後者禮部員外郎慈谿
馮涇驗封郎中吳江王鑿行人昌黎王瀚馮涇字伯清

與瀚皆正德九年進士涇以孝友稱既卒家貧不能還喪世宗立吏部以狀聞賜米二十斛命有司厚恤其家王鑿字汝和正德六年進士試政吏部為尚書楊一清所知擢文選主事朝夕扃戶人罕得見再遷驗封郎中被劾踰年卒王瀚亦前卒世宗立贈御史賜祭當諸曹連章迭諫江彬怒甚陰屬典詔獄者重其杖以故諸臣多死哭聲撤禁掖帝亦為感動竟罷南巡諸臣之力也嘉靖初主事件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御史挾勢凌人

趨權擇便凡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不言一時
犯顏敢諍視死如歸或拷死闕廷或流竄邊塞皆部中
員外主事評事行人照磨庶吉士非有言責者張英本
一武夫抗言就死行道悲傷今幸聖皇御極褒恤忠良
諸給事御史更何顏復立清明之朝請加黜罰以示創
懲章下吏部瑜後以爭大禮杖死自有傳

贊曰李文祥孫磐甫釋褐觀政未列庶位胡燿以下率
諸曹尚書郎或冗散卑末非司風憲當言路以諫諍為

盡職也抗言極論竄謫接踵而來者愈多死相枕籍而
赴蹈恐後其抵觸權倖指斥乘輿皆切於安危之至計
若張英陷胸以悟主徐鑿託術以諷諭誠心出於忠愛
抑尤人所難能者矣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八十九考證

李文祥傳屬題畫鳩語含刺安深銜之

臣羅修源按

畫鳩詩有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見
紀事本末所謂含刺即指此謹附識

胡燿傳成化時宦官用事孝宗嗣位雖間有罷黜而勢
積重不能驟反忤之者必結黨排陷不勝不止 臣

羅修源按是時如三年秋御史任儀以中使猝辱理

刑知縣王嶽疏劾其罪乃并儀下獄出為中部知縣十五年御史車梁極言東廠錦衣之害遂下詔獄以論赦得釋皆以忤璫被陷者見明實錄謹附識

羅僑傳延布衣張尺詢民間疾苦

臣羅修源按尺字

守度台州人以廉節著前後知府葉贄顧璘皆加賓禮璘又嘗榜列之以風六邑見黃綰所撰墓誌謹附識

黃鞏傳行人張岳訟其直節

臣羅修源按嘉靖元年

御史王國用亦有訟鞏一疏見雷禮列卿記謹附識

陸震傳立保伍法使民備盜

臣羅修源按是時江西

盜起上官知震才各郡城守皆令其經畫又委督操
袁臨吉三府兵見獻徵錄謹附識

陸震傳進武選員外郎

臣羅修源按震進員外郎時

吏白宜謁印綬監震不往遂稱疾欲歸會長官促之
急乃出視事見章懋所撰墓志謹附識

夏勝良傳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副余廷瓚

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何遵、蔣山、卿、連名疏相繼上。臣羅修源按周叙等十人自以職在平獄請宥諸臣留駕之罪。見明實錄謹附識。

夏良勝傳

陳九川附

正德九年進士

臣羅修源按九

川成進士觀政禮部三疏請告師事守仁于虔見獻徵錄謹附識

何遵傳世宗立贈遵校尚寶卿珏刑部主事公黼廷瓚太常丞紹賢御史各賜祭。臣羅修源按嘉靖十八

年允應天府請特祠祀遵見獻徵錄謹附識

